

郑望曾:崖县第一个党支部的书记

罗灯光 郑辉敏

2

根据郑望曾儿子郑联德生前回忆,他小时候经常看见陈英才、黎茂璋和他父亲郑望曾在村中的土地庙前聚会议事。黎茂璋也时常到家里来找他父亲,有一回,郑联德在家中写作文,黎茂璋慈祥地摸着他的头说:“小鬼,要想写好作文,就得多识字,每天得认它几十个汉字,字识多了,写起作文就会得心应手。”

郑望曾既醉心“教育救国”,也热心自学中医,在广州读师范时,购买了一批中医书籍,教务之余多与本地名医往来,后来中医成为他开展党的活动的隐蔽方式。郑联德回忆道:父亲郑望曾常常在吃完晚饭后对家人说,他要到郑如青家去切磋医技,他其实是切磋医技为掩护,与身为中医生的郑如青商量、探讨和布置党支部的工作。

1927年,上海爆发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,接着各地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人。麦宏恩不幸在广州被捕入狱,经受3个多月的狱中折磨后被害,年仅28岁。

国民党叛变革命后,琼崖革命形势处于低潮,崖县党组织暂停活动,党员寻找各种职业隐蔽,为日后掀革命浪潮积蓄力量。

陈英才到三亚函丰泰盐业公司当理数借以隐身。陈世训潜往上海,在一家纺织厂工作。黎茂璋也去了上海,就读于厦大教育系。郑望曾没有离开崖城,一直在主持一高校务,革命活动更趋于隐蔽。

作为一校之长,郑望曾关心教职工,时刻把大家的冷暖放在心上。当时学校有位司钟职工,由于家里穷,大冷天也打着赤膊上班,郑望曾看在眼里,疼在心里,自掏腰包购置冬衣赠送,司钟一家感

激涕零。

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,经济萧条,民不聊生,尤其瘟疫流行,老百姓无钱看病抓药,许多人因此被病魔夺去生命。郑望曾发奋自学中医,为穷苦人家解除疾病痛苦。郑联德清楚地记得,煤油灯下,父亲晚上辅导他做完功课之后,就潜心钻研医书,有时煤油灯会通宵达旦亮着。经过刻苦的努力,郑望曾的医术突飞猛进,向他求医问药的人越来越多。崖城东关市一个大药铺老板,以高薪聘郑望曾课余假日在其药铺坐诊,条件是郑望曾开出的药方必须在他的药铺里抓药。作为共产党员,郑望曾置个人利益于不顾,心里装的是民众疾苦,一口回绝了药铺老板的重金收买。他校务繁忙,但回到家里,只要有人上门求医,就连夜也顾不上吃上马出诊。有时遇到穷苦乡邻来看病而又无钱抓药时,他就亲自跑到药铺用自己的薪酬为其抓药。郑望曾利用行医方式,跟四村八乡的群众打成一片,开展革命活动,践行善举,为党、为革命事业赢得民心。

在腥风苦雨年代,很多穷苦村民往往在亲人离世后无钱买棺木收殓。因此,郑望曾倡议并成立遵道村“棺材协会”,号召村民入会,有钱捐钱,没钱出力。谁家有事了,该协会就组织人力物力帮其渡过难关,让逝者能体面地入土为安。郑望曾通过此种善举,把村民们紧紧团结起来,为我党在农村开展革命工作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。此协会在遵道村一出现,城郭附近的日昇坊、晨展坊纷纷仿效,争着为穷苦百姓做善事。很快,党的威信在群众中树立起来。



这是郑望曾所穿的呢子衣,家里一直保存至今。



这是郑望曾所用的藤箱,一直保存在崖城家中。

3

1935年,陈英才从三亚返回崖城恢复东南支部,担任支部书记,进行恢复党的组织工作。

郑联德清楚地记得,1935年的一天,陈英才伯伯兴冲冲地跑到家里对他父亲说:“红军已经渡过大渡河了!”当时父亲在教他写作业,见伯伯来了,借故叫他到外面去玩,父亲和伯伯就神态严肃地讨论他们的事情。

郑望曾从此又跟上陈英才开展党的工作,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,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。

1937年7月,卢沟桥事变爆发,日军全面侵华,全国各地纷纷燃起抗日烽烟。在崖县,郑望曾配合陈英才、黎茂璋、林庆堦等,成立了由陈英才为主任的“崖县抗日救国后援会”,崖城地区中小学师生和社会进步人士纷纷参加。该会组织抗日宣传队,利用周末在崖城街头巷尾及附近乡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,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,激励着朴实农民的爱国热情,激励着爱国知识青年去抗战。

同年年底,由郑望曾率领一高师生发起,在位于崖城中街孔庙西边的遵道小学成立“崖县青年抗敌同志会”,崖城地区中小学师生和社会青



1928年崖城整山市场(旧市场)一高抽收办学经费招批,郑望曾手迹。

年100多人参加。他们以标语、漫画、墙报、歌曲、戏剧、书刊、游行等方式深入地宣传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国;除日日夜夜在街头巷尾宣传演讲外,夜间还演出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《陈老三从军》等白话剧,促进了崖县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。许多参加该会活动或受活动影响的许多青少年后来参加了抗日武装,加入了

中国共产党。

1938年4月,何定之出任国民党崖县县长,不择手段各种苛捐杂税,榨取民众的血汗,全县怨声载道,叫苦连天,并且此公敌视和打击共产党,竭力压制抗日活动。为灭何定之的抗日火焰,促使其改弦更张,共同的抗日,陈英才、黎茂璋、郑望曾、何绍尧等发动崖城、水南、港门、

保平等地一千余名群众走进崖城游行示威,与何定之作斗争。群众手拿锄头镰刀,振臂高喊“打倒贪官污吏”“反对增加地租剥削”“坚持团结,反对分裂”等口号,声势浩大,震撼地,各路游行队伍最后集中到县衙门口,转为静坐斗争,最终迫使何定之停止其苛酷的剥削,抗税斗争取得了胜利。

4

1938年秋,中共崖县县委在崖城陈英才家建立,叶云夫受琼崖特委委派任县委书记,陈英才任县委书记、组织部长,黎茂璋任县委委员、宣传部长。从此,崖县有了第一个集中统一的党的领导机关。

1939年2月,崖县全境沦陷,一高被迫解散。

侵崖日军实行“三光”政策,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,郑望曾在这次外出进行革命活动途中,不幸遭到日军捕捉。在日寇的淫威面前,郑望曾英勇无畏,坚强不屈,被丧失人性的侵略者残忍杀害。一位崖县早期的优秀党员、党的崖县第一个基层组织领导人、深耕琼南名校县立一高小学多年的校长,在他的不惑之年,为中国人民的抗日大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出殡之日,一高师生互相搀扶着送郑望曾——送校长最后一程。许多人披麻戴孝,嚎啕大哭。哭校长的英年早逝,哭日寇的残忍可恨,哭出校长教诲的语重心长,哭出抗日雪耻的仰天长啸!满城人等,无不动容。

头七的祭文,为崖县县委宣传部

长、大厦大学高材生黎茂璋亲笔撰写,感人肺腑,荡气回肠。据郑望曾的孙子郑辉敏回忆:这篇祭文,系用毛笔在白布上一笔一划写下的,小楷清晰,笔力刚劲,解放后至上世纪70年代一直放在家中一个小箩筐里,那时我还小,并不知道它的价值,后来这块祭文布给弄丢了,太可惜了,要不然,可从中了解更多当时的情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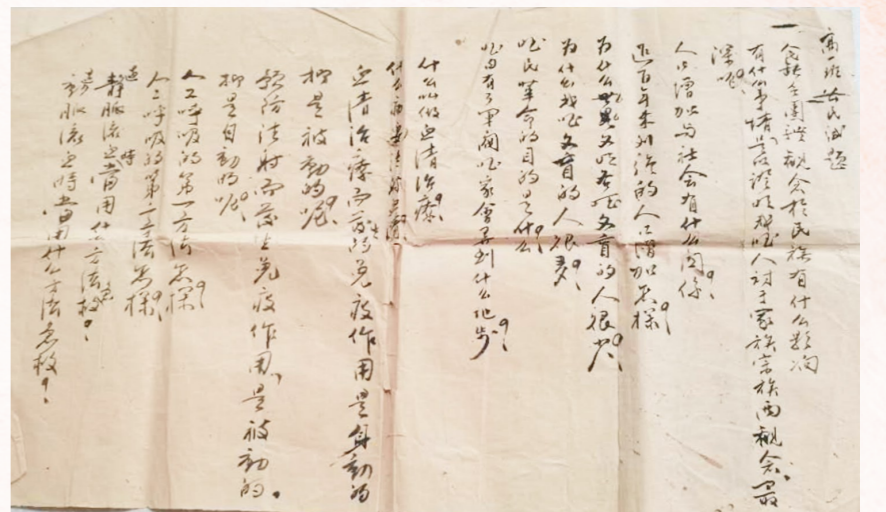
崖城独岭村南面,大出水村村后,芳草萋萋处,崇敬者们常来此凭吊这位抗日英烈。郑望曾的人品、德行和精神,历久弥新!

那些和郑望曾携手战斗的早期共产党员,前赴后继,成为三亚的骄傲,成为后代的景仰!

陈英才夜以继日做革命工作,积劳成疾,于1940年8月执行任务途中,在今属乐东黎族自治县的志孟村病逝。

黎茂璋受县委指派,到梅山开辟抗日根据地。1941年秋,日寇对梅山根据地扫荡,他在突围中不幸中弹牺牲。

陈世训从上海返回城西老家,1941年10月,因奸奸出卖,被日军捕后杀害。



这是崖县县立一高小学公民试题,郑望曾手迹。

林庆堦,曾任崖县县委书记,崖县全境解放后,带领党政机构迁驻崖城施政……

他们都是建立新中国的功臣!正

是许许多多这样的功臣,用他们坚强的脊背,驮着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,义无反顾地走向今天的辉煌,步履艰难却始终坚韧不拔。

本版图片由 郑辉敏 提供



郑望曾摄于一九三零年

郑望曾

1

郑望曾这个名字在三亚党史上是熠熠生辉的。

今天依然可以从他31岁那年所拍照片见识他:一头短发显得干练,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瞪远方,棱角分明的脸透着刚毅和机警,整个人显得成熟,气度不凡。

郑望曾是崖县崖城遵道村(今三亚市崖州区崖城村委会)人,1899年出生,祖上世代务农,至祖父那一代兼做些小买卖,家境比较殷实。他自幼聪颖,勤奋好学,博闻强记,崇尚“教育救国”。在本地教学已不能满足他求知欲望的时候,他穿上三口袋呢子衣,提起藤条箱,负笈担簦,北上广州,攻读师范,家里至今保留着他当年的藤条箱和呢子衣。毕业归来,进入崖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(简称“一高”,今崖州区崖城小学)教书,1925年26岁,受聘为一高校长。

一高于1907年创办,原址在鳌山书院,初名“崖州直隶州高等小学堂”,在崖县中学诞生之前,这所官办学校是20世纪崖州以及崖县的最高学府。郑望曾凭他学富五车的实力与宵衣旰食的敬业,从教师成长为校长,在士子云集的崖县县城崖城享有较高的声誉。

1924年,崖县青年学生陈英才、麦宏恩、黎茂璋、陈世训分别在广州不同院校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24至1925年,这4位共产党员接受广东党组织委派,先后回乡开展创建本县党组织的准备工作,其中陈英才、麦宏恩、黎茂璋3人均在一高任教。郑望曾跟陈英才、黎茂璋是遵道村同乡,陈英才年长5岁,黎茂璋年长1岁,而他正好与麦宏恩同庚。年龄相仿,志趣相投,郑望曾和这些共产党人走到了一块,走上了共同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。担任校长之后,郑望曾更是致力于传播革命思想,培养革命人才。对于才华横溢的教师,他善于团结使用,特别是那些党员教师,他更予倚重,把一高办得有声有色,风生水起,蜚声琼南。

陈英才从广州带回一本《什么叫马克思主义》的小册子,油印后在一高校外内外广泛传阅,并作为崖县农运的教材。旅琼琼籍学生创办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的《琼崖新青年》等刊物和进步图书,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一高,又从一高传向社会,促进社会民众的觉醒,促进崖县农运和学运的开展。这当中郑望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一高很快成为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,成为崖县早期革命活动的中心和与反动县长斗争的策源地。

1926年春天,陈英才、麦宏恩、黎茂璋、陈世训4人在崖城建立了崖县历史上第一个党组织——崖县共产党小组,组长为陈英才。崖县共产党小组通过斗争考验,先后发展了郑望曾、郑如青、郑绍南等一批党员,在1926年的反夺斗斗争中,郑望曾协助陈英才,发挥了组织领导的作用与才能,表现尤为突出。

反动县长陈宗舜横征暴敛,已经引起了极大的民愤。那时县里没有公路汽车,多数人家养马代步。陈宗舜看中一高学生林庆堦的一匹骏马,强行掠夺,并扣押了反抗的林庆堦。校长郑望曾、教师陈英才等顺势组织崖城地区的学生和市民,罢课罢市,游行示威,包围国民党崖县政府,对县府断水断粮,强烈要求释放人,惩办夺马扣人的帮凶陈力俄,并派代表上省告发。结果,林庆堦被释放,陈宗舜被撤职查办,一场矛头直指贪官污吏的崖县人民反夺马斗争,在一高共产党员的带领下取得了胜利。

同年秋天,崖县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件,在一间并不起眼的两层砖瓦阁楼里发生。这是一高的教师办公楼,南向朝向,进深9.2米,宽7米,两旁连接教师宿舍和教室,楼高8米,二楼是郑望曾办公处(参见三亚市原博物馆馆长黄怀兴《三亚史述考》)。这一天,阁楼之上,崖县共产党小组成员和该小组发展的共产党员全体到位,现场气氛神秘庄重。组长陈英才压低声音,缓缓地清晰地阐述着,主持着,宣布着。众人时而凝神屏息,时而用眼神交流,时而举手,时而鼓掌——就像无声电影那样,只见动作,没听掌声。崖县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——中共崖县东南支部在这里成立了!鉴于郑望曾的出色表现、重要作用和较高威望,支部书记由郑望曾担任,郑如青为组织委员,郑绍南为宣传委员。此刻,郑望曾年轻的胸腔里,回荡着一股神圣感和使命感。这间载入史册的阁楼,于1987年崖城小学扩建时拆除了,如今我们尚可从孙治福主编的《梅山之光》插图一睹阁楼风采。

崖县共产党小组、中共崖县东南支部以及崖县一些区、乡党组织建立后,崖县的革命斗争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,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。